



从天津卫俗语看传统商道

李子健

旧时天津卫流传过这样一句俗语:“衙前庙后桥头堡,破财乏嗣不得好”,也有版本作“破财少儿好不了”。虽然字面略有差异,但都押着“遥条辙”,说的是同一个道理:有些地方,万万不能开店落脚。

过去经商开店,选址可是头等大事。有的人家讲究,会请人来“指点江山”——哪条街是旺铺,哪条巷是败门,全凭指点者一张巧嘴说得天花乱坠。但也有些店家不信这套,拍着胸脯说:“我想在哪开就在哪开!”话虽如此,可真要掏钱置办铺面时,不知不觉就照着那句老话来了——宁可信其有,不可信其无。

这句俗语到底是什么意思?先说“衙前”,指的是衙门跟前。早年间没人乐意在衙门边上开店。为啥?衙役们不好应付。这帮人进店买东西,不管是油盐酱醋还是包子馒头,十有八九不掏现钱,扔下一句“先挂账”便扬长而去。店家哪敢跟官差理论?只能脸上堆笑,心里叫苦,老老实实记在账上。可这账越记越厚。衙役们的俸禄本就微薄,谁还愿意主动还钱?万一哪天调任他处,人走账消,店家连人影都找不着,只能认栽——这不就是“破财”么。

再说“庙后”。庙会的时候,庙前那块地儿可热闹了:人声鼎沸,车水马龙,香客云集,商贩的吆喝声此起彼伏,那才是做买卖的好光景。可庙后头呢?冷冷清清,门可罗雀。按老辈人的说法,这地方阳气不旺。住在这儿都怕子孙艰难,更别说开店做生意了——这不就应了“乏嗣”二字?人丁不旺,买卖自然也萧条。

最后说“桥头堡”。这词本是军事上的说法,指桥头的防御工事,民间借用过来,泛指桥头附近的房屋店铺。老辈的桥多是拱桥,桥面高,两头低。推车的、拉货的,上桥时得攒足了劲儿往前冲,哪有闲心在桥头停车买东西?下桥时更是一溜烟儿地滑下去,更不愿意停了。用天津卫的老话说:“桥头之处蔓不住人”——“蔓(wǎn)”是停留的意思,来来往往的人脚不沾地,谁能在这儿做成买卖?

这句俗语,是市井百姓从日子里熬出来的经验。衙门前有官无商,庙后有香无客,桥头边有过客无停留——这三种地方,或得罪不起人,或留不住人,说到底都是做买卖的“死地”。

如今时移世易,许多老规矩早已不适用了。但细细想来,这句老俗语的智慧并未过时:无论做哪一行,选地方也好,定方向也罢,最要紧的是看清“人往哪里去”。有人气,才有财气;懂人心,才能立足。老辈人嘴里念叨的这些俗语,说白了不过是一句朴素的大实话:做事之前,先看看周围的人是留是走、是笑是恼。这道理,放在哪个时代都不过时。



之祸。

明代画家石锐曾绘《朱买臣负薪读书图》,画中主角朱买臣肩挑柴担,一边赶路,一边捧卷阅读。画面里飘零的树叶透着萧瑟秋意,更衬托出他衣衫破旧,难以御寒。尽管生活艰辛,朱买臣仍然手不释卷,怡然自得,尽显安贫乐道的淡泊心境。在古代,与“负薪”齐名的勤学典故还有“挂角”。隋末的李密年轻时,常把《汉书》挂在牛角上,自己骑在牛背上,边走边读。一次,越国公杨素途中见到这一幕,惊讶地问:“何处书生,耽学若此?”李密连忙从牛背上下来行礼,自报姓名,其勤学之态深得杨素赞赏。

自古以来,关于勤学苦读的故事不胜枚举。在纸张发明前,阅读简牍颇为不易。《拾遗记》载,战国时的纵横家张仪、苏秦早年共同求学,经常以身躯充当记录典籍的载体,“以墨书掌及股里,夜还而写之”。汉代虽然出现了纸书,但当时书籍主要靠手抄,价格不菲,班超“投笔从戎”之前,做的就是抄写工作。东汉学者王充早年家贫,无力买书,“游洛阳市肆,阅所卖书,一见辄能诵忆,遂通百家之言”。即使在印刷书籍较为普及的朝代,由于没有现代的复印、照相、扫描等技术,孤本书籍仍然要靠手抄流传。清代黄廷鉴在《读知不足斋赐书图记》中,生动记述了同乡冯己苍辛苦抄录宋刻本《玉台新咏》的往事:“于朔风飞雪中,挟纸笔,袖炊饼数枚入山,径造其庐。乃许出书传录,堕指呵冻,穷四昼夜之力,抄副本以归。”如今读来,仍令人动容。

一响,群马如离弦之箭冲出,唯独枣红马傲然驻足。它回头翘臀,在风中静候那习惯性的一拍。新骑手不明就里,见马不动,火气直冲脑门,手中长鞭狠狠抽下。枣红马顿觉尊严扫地,痛嘶一声,猛地抬起后蹶,将骑手狠狠掀翻在地。随后,它昂首嘶鸣,仿佛在捍卫最后的骄傲。

一位老牧民见状,摇头叹道:“这马算是废了!没人‘拍’就不跑,本事全叫虚荣心给毁了!”

从此,“拍马屁”一词便有了新注解:它不仅讽刺阿谀奉承的小人,更警示世人——当一个人习惯了被捧着,那离跌跟头也就不远了。

为清廷遗老与寓公提供了方便聊天的机会。

除此之外,宁园还有真正意义的文人雅集。郭则沅为前清进士,擅诗词。1922年退居天津后,倡导成立词社——须社等。社员经常聚集在园林酬唱。1933年中秋,郭则沅召集诗侣作宁园秋夜雅集,用“坡均”纪事为韵,各作诗一首。诗人章一山、刘芷升、陈诵洛、解劝圃等到会。解劝圃为《益世报》编辑部主任,笔名坚白,这次作《啸麓招集宁园秋夜用坡均纪事次均奉谢兼呈同坐》发表在《青鹤》杂志上。此外,经余诗社为天津国学研究社下属组织,发起人为李元元,社员有董致平、梁尚智、潘新吾、陈俊儒、冯谦谦等。该社于1935年春,在宁园举行赏春雅集,写出不少诗作。

●读画记

谁解书中味

瑶华

靠卖柴谋生,仍然读书不辍,经常一边挑着柴担赶路,一边旁若无人地吟哦诗文。妻子越是劝阻,他读得越是起劲,还给妻子许下“空头支票”：“我年五十当富贵,今已四十余矣。汝苦日久,待我富贵报汝功。”妻子生气地说:“如公等,终饿死沟中耳,何能富贵!”于是与他离异。后来有一次,朱买臣在墓地里背柴,遇到前妻和新丈夫来上坟,前妻还给他送了些饭吃。令前妻未曾预料到的是,朱买臣不久后来运转,赴长安后得到推荐,为汉武帝讲解《春秋》《楚辞》,深得赏识,被封为中大夫,自此平步青云。后来朱买臣任会稽太守,风光还乡,看到前妻和丈夫正在为迎接新太守修路,特意请他们到府中居住。前妻深感羞愧,自缢而死。朱买臣则赠给她丈夫安葬的费用。

随着后世封建礼教日益森严,朱买臣的故事被演绎成传统戏曲《马前泼水》,其前妻被塑造成嫌贫爱富、不守妇道的经典反面形象,而朱买臣则成为“学而优则仕”“书中自有黄金屋”的典型,被寒门士子奉为榜样。然而,历史上的朱买臣结局并不圆满:他与御史大夫张汤结怨,上书诬告张汤,致使张汤自杀,最终也给自己招来杀身

“拍马屁”一词,相传始于元代。骑马的人相见,常拍对方马臀赞一声“好马”,以示亲近。不想后来温情变味,竟成了阿谀奉承的代名词。而下面这个故事,又为它添了一层新解。

有匹枣红马,赛场屡次夺冠。自打夺冠后,主人每逢赛前,必轻拍其臀,既是放松,也是奖赏。因为主人拍得舒服,久而久之,枣红马竟把这当成了冠军的“专属礼仪”。它认定,唯有这般礼遇,才配得上自己的身价;若无此拍,便是对它的轻慢。

又是一年赛马会,主人突发急病,换一个脾气火爆的年轻骑手。

起跑线上,众马蓄势待发。号角

“拍马屁”新传

桂剑雄



李白在《南陵别儿童入京》中写道:“会稽愚妇轻买臣,余亦辞家西入秦。仰天大笑出门去,我辈岂是蓬蒿人。”诗中的“买臣”指的是西汉大臣朱买臣。此人虽然以文辞出众闻名于世,但更为百姓熟知的却是婚姻波折的经历。

据《汉书》记载,朱买臣早年清贫,

●网络新词语

泼猴误我

董春好

“泼猴误我”是源自1986版电视剧《西游记》的网络热梗。当年看剧时,大家的注意力大多集中在神通广大的孙悟空身上,只顾着惊叹他一路降妖除魔的厉害,反倒没留意剧中女儿国国王、嫦娥、玉兔精等一众颜值极高的女性角色。

等长大后重温剧集,才发觉剧中美女云集,个个惊艳,于是纷纷调侃自己小时候一门心思看“泼猴”,白白错过了这么多高颜值名场面,由此发出“泼猴误我”的感叹。这个梗带着满满的怀旧与自嘲,后来还被延伸使用,用来形容因只关注某个显眼的主角或亮点,而忽略了身边其他精彩事物的情况,如今在短视频和社交平台的怀旧剪辑中经常能看到它的身影。

宁园开放后,吸引不少达官贵人、文人墨客到此聚会。北宁铁路局在宁园开放不久,就举办了一场“宁园雅集”,时间在1933年5月13日,由北宁铁路局局长、副局长宴请当局政府领导及社会名流。雅集,是中国文人雅士以诗文创作与学问探讨为核心的集会形式,官场将集会冠之雅集,似乎有些附庸风雅。

当日的宴席设在宁园礼堂右侧临时搭成的席棚。为了增加娱乐气氛,北宁国剧社还在礼堂准备了京剧折子戏。礼堂之左为游艺室,备有围棋、象棋和台球。另外设二处茶座,分设礼堂左右。这一天,应邀来宾达百余人,每人均获赠一枚珐琅纪念章,上刻“宁园雅集”四个篆字,字旁还刻着日期。这一天的宴会为西餐,由北宁食

●津门园忆之宁园散记

宁园雅集的假与真

曲振明

堂准备。虽为西餐,但是酒皆为国产,备有六种。宴会最有特色的是宴席标有桌签,并在每人桌签旁,放置一张脸谱,以示点缀,如有“姜维”“张飞”。来宾华世奎得到的脸谱是“王方”——东汉末年董卓部将,曾在三国戏中出现。华世奎当时并不清楚脸谱是何人,问遍邻座,没有人知道其名。军阀孙传芳携“少公子”出席宴会,入席时,嘱咐“少公子”先出去游玩,回头对其他宾客解释“内人去北平,无人看管,故携之同来”。这一场雅集,分明